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

三十一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四十五

先塋碑

蘇氏先塋碑

奉訓大夫刑部主事蘇志道命其子天爵奉狀來請
曰維蘇氏趙郡著姓其後有自行唐徙具定者數世
矣志道不令無敢違祖父之訓執事無敢不謹以獲
祿於朝先世之餘澤也然而遺事隱德之可知者曾
天父嘗言志道猶志之高祖而上家牒軼於兵難無
可考故行唐之先塋相傳在縣西南党家原既莫知

其處葬具定府北新市鄉新城原者曾天父嘗言東
北一丘是始遷之墓族人同塋異兆而藏者猶識
其為某親某親今隱然高可隱者相屬亦莫得而名
之悲夫今天下治平久矣非若曩時之逃難解散也
志道又幸得立石表之不為踰禮奈何忍使邈焉埽
沒以遺子孫無窮之悲乎謹述世次年月行事願為
文刻之石表諸墓道云曾天父諱元老資質純厚儀
狀偉然嘗慷慨有大志貞祐二年以其家從金主徙
汴汴且危同徙者猶乘便取人美田宅乃歎曰已矣

無可與爲者吾歸守吾丘隴死耳崎嶇兵間數瀕於
死期月而始達居久之遂以貲雄其鄉樂周人之急
歲數飢常存活其鄉里施及行旅至今人能言之始
汴亂時倉卒失其第物色之終身不能得言之輒垂
涕其天性可見已至元十三年七月卒得年八十六
娶孫氏生子一人曰誠誠少長戎馬尚氣節喜施與
尤謹孝養時郡邑新定無知爲學者獨能教其子爲
鄉人先諸豪觀望時勢所爲多不軌所至民盡室逃
之獨能留養其親使諸豪無敢犯或更從其化導焉

敏治生而不喜殖產業善飲酒不亂然旣老得酒意
氣猶見於言笑間大德二年十二月卒得年七十八
娶畢氏子五人曰榮祖曰立曰實曰信曰德順榮祖
幼穎悟善學自鄉校夜歸甚寒同學者將叩門亟止
之曰聲遽將驚吾親徐待門啓而後入祖父嘗泄利
被寢席手掬去之而浣滌以水兼備敬愛鄉之達士
常舉以風爲人子者焉與諸第居衣服飲食雖一瓜
不共食不食也教子嚴甚或勸之曰君才一子盍少
寬必正色對曰豈以一子故不教之也邪事師尤謹

有疾親奉之與朋友期風雨寒暑未嘗後至嘗持白金入城府售之道過其友家偶墜地其友故藏之以觀其所爲竟起去顏色不爲動其友語之曰吾嘗服子有量今益信家藏書數百卷手錄讎校不倦因金大明曆積筭爲書數篇頗易其舊法旣而歎曰爲成書久亦必差夫曆數者民事之所當先而儒者莫之習何哉凡鄉里有婚姻喪葬必從問期曰禮節所宜有疾苦必賴其飲食醫藥之餽有聞者聞一言明是非可否之決各解去不復詣吏名旣著稍起從都轉運使辟監真定稅務贏

餘不入私家以廉平稱未幾以親老辭去不復仕終身年三十七而卒至元十二年五月也娶吳氏子志道也女三適劉從道賈致馮慶孫天爵也女孫三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禎真定醫學錄張蒙章佩監知事何安道志道從第七人嗣道達道立子也安道實子也師道昌道信子也允道進道德順子也嗣道之子五可名者天澤安道之子二可名者天章允道之子未名也真定蘇氏先坐者凡其族之卒者皆以其次爲兆葬焉而其配從之備書其子孫之名者著其族也獨詳志道之世者志

道長且貴文爲志道志也大德中志道爲憲府史從
御史按事遠邊御史或將曲撫之志道正色曰小人
猶有所不爲君奈何若是御史義而從之而他官輔
行者竟以賄敗集由是識志道與之游至大二年尚
書省立志道爲中書掾中書掾見躡藉其死灰志道
泊然守職不變不退後察其行事多方直守義心敬
愛之其自中書省檢校官爲刑部主事皆與集爲同
朝集爲國子師持天爵爲生以鄉學尤見親故爲之
表而銘之銘曰

蘇氏始封出司寇秦從武節遠莫究趙郡相以表後
胄去之百代廿職復司刑郎吏儼冠綬歸視高坐廣
以衰斧形馬鬣奔回伏子後父食孫祖侑繼宗聯文
有疏茂體魄下寧氣來就有別蜀洵譜維舊祖尊親
著族用收法之著銘表神道世世子孫可長守

張氏先塋碑

故資政大夫中書左丞樞密副使贈推誠同德佐運
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忠
宣張公諱文謙字冲謙世爲順德沙河人大父諱字

贈保節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魏國文
愍公父諱英贈純德秉義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
國魏國簡懿公曾孫沙河之蓋里公之子榮祿大夫
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晏次曰奉議大夫侍
儀引進使杲次曰某官昇孫曰承事郎曹州判官孝
誠次曰奉訓大夫林州知州孝則曾孫曰某至元二
十年三月壬申公薨葬先塋之次晏病其土之隘且
薄也中心懷焉以世家仕於朝爲大臣不得在鄉里
至治元年自陝西以病歸老數徵用輒謝不赴家居

十年購得善地郡城西八里曰董村掘深六十尺始
及泉嘆曰吾親而得藏於斯也庶乎其可以無悔焉
爾矣卜得天曆三年四月某日吉將奉柩遷焉魏國
夫人劉氏附張氏新塋摩請此使孝則來京師謁太
史集徵文以識之集嘗觀於

世祖皇帝之世矣自其在藩至於即位文武小大之
臣棄運以興者各以職事見功業求其悃悞深厚知
爲國之本造權輿於屯昧不寧者於公見焉太保劉
公秉忠學術通神明機筭若神策其所以爲上計者

審矣當是時軍國之重則有宗親貴人而書記征發之責取才金氏之遺而有餘也乃獨薦公爲謀臣在上左右主儒者使陳先王之道雖若迂於智數而世皇信用以一天下而貽子孫無疆惟休其迹無得而名焉嗚呼自孔子孟子沒豪傑各以其資奮而內聖外王之學千數百年無能道之者生民況得被其澤乎宋儒始有以遠接其端緒而朱子爲能集其書之大成然猶以是取恠時人身幾不免自其學者頌而習之亦或莫究其旨許文正公衡生乎戎馬搶攘

之間學於文獻散逸之後一旦得其書而尊信之凡所以處已致君者無一不取於此而朱子之書遂衣被海內其功詎可量哉夫孰知先後扶持時其進退久速使其身安乎 朝廷之上而言立道行者公實始終之也嗚呼微朱子聖賢之言不明於後世微許公朱子書不著於天下微公則許公之說將不得見進於當時矣庸非天平中統建元以來政術與時高下獨成均之教彝倫大農之興稼穡曆象之授人時凡出於公之所爲者皆隱然而有不可變者詩云樂

只君子邦家之基其公之謂乎凡公歷官行事歲月
具見神道碑文集輒掇其關於 國家治教之大者
而表之如此云

楊氏先塋碑

承務郎中書刑部主事洛陽楊益謂國史虞集曰北
邙之北有重岡蜿蜒墮為豪平曰杜村之原者古溝
四周漲潦溢流注合于溷南溝之渚亭涵深碧有龍
居之歲旱不竭鄉人祭焉我先塋實臨之溝外有道
車徒所經東隴南阜隱若城郭西獨虛敞風氣宣通

宅是奧區二百餘年矣曾大父仕金為中原酒使金
亡酒使歿兵中兄弟五人逃難莫知所之獨大父自
平陽得歸奉先塋大父之喪先人以為兆域雖存世
次不可考懼昭穆失序則無以妥先靈也既卜地塋
西以葬大父而別立石以表故塋未果先人歿祔葬
大父之次自有誌太史其為著故塋之銘以成益先
人之志子孫雖散處他郡歸而猶有考焉則益之願
也按中京君諱德全平陽君諱儀字子儀諱庭實字
獻卿者故南陽府判官益之父也益方正有才器歷

仕風憲在朝爲名士方見進用蓋其所積者遠且厚
於此可見故爲之銘曰

北邙之纍纍兮何千百年披榛尋丘兮孰無故先徒
死不還兮言遭變遷旣歲復治兮楊氏之阡往者莫
紀兮知者三傳有子立朝兮孫曾以延時平世遠兮
文存石堅

蒙古拓拔公先塋碑銘

我國家受命上天肇興朔方龍雲虎風聲應氣合
師武臣力以其類升戰勝攻克功多勳勞不可勝紀

其大者內廷貴臣治文書之官世守其職謹守而藏
之其次亦莫不因事附見其族人部屬至於子孫又
各誦而傳之赫然著明久而不泯中統建元初立
朝廷置官府而國史又有專職然而旂常之書功業
之積余匱石室嚴密重大外廷莫得而見聞况疏遠
者乎四方之所僅知者亦惟金石之刻可以傳信而
不忘是以故家舊人孝子慈孫尚之

太祖皇帝以來東征西伐有蒙古拓拔氏按札兒之
忠勇百戰成功聲名著於當時身歿久之其子拙赤

歌列於王事又父之其著闕出見知於 朝廷敷歷
風憲位爲尚書燕帖木兒以御史繼之傳世之緒可
得而紀矣至觀音奴患其先世之列史館宜必有傳
然自朔方至中原居東平及大父之官東南也居長
沙爲父而先坐之碑未立功業之紀願托於金石焉
昔木花里國王我 國家鷹揚之尚父也與博爾木
分左右羽翼 天子以討萬國而按札兒率所部兵
爲之先鋒號先鋒使幽燕遼營者齊魯趙韓魏既下
及降河中府歲己卯國王北還按札兒留鎮太原攝

行國王之事金將乞石烈其爲其國守軍執其盛數
以兵來寇猶憚公威名不敢近太原歲壬午河中守
將石天應屯兵中條山金將侯氏兄弟率其兵來攻
將夜襲河中天應知之命裨將吳其率精騎五百伏
道傍戒之曰賊行過半則邀擊之比侯兵至吳醉不
能擊兵盡至天應不知吳之誤事也卒起遇敵戰不
勝城陷死侯氏之兵燔其城而屠其民即趨中條山
按札兒自太原赴救斬首數萬級存者近數十人復
河中歲癸未國王行至聞喜縣西三十里而薨 詔

以其子波羅襲爵而命按札兒守平陽歲庚寅波羅師出雲中圍絳州金將武仙退保潞東師原上波羅擊之馳至泌南夜未盡乞石烈以兵襲之我師爲所敗按札兒之夫人斡丹氏被執以見金主辭氣不屈金主素畏按札兒威名又義之乃與將曰今釋爾歸當與爾夫俱來則受上賞給諾之而還

太宗皇帝召見壯之令聞其夫軍事上與百王太弟四太子大軍屯三鳳山四太子是爲

睿宗金將宗顏合答悉其國力引兵十五萬來戰大

敗之斬其樞密移刺不花等金主奔明年壬辰春二月上班師北還詔咬伯歹攻汴圍既合汴人望見按札兒之旂而識之曰其妻猶義勇況其夫乎皆震讐不知所爲城遂陷金主守緒奔蔡州而死金主明年正月行賞功臣賜平陽民戶六百一十有四食其賦又益以獵戶四爲奴之戶三十八公嘗有名馬黃身白面乘之以戰所向必克念其功力而思報之以白金爲槽而秣飼之易以他槽弗食也軍中神之公終身戎行金瘡被身首無完骨歸老於家以其夫人某

氏子拙赤歌勇毅如其父事

世祖皇帝備宿衛歲已未從征江南數有戰功每有白金之賞他物稱之至元中李壇叛濟南有詔合諸軍討之公率其衆行壇劇賊善戰公奮勇先諸軍多所斬刈前戰不已遂死之夫人某氏生忽倫年二十而卒次擢只海爲統軍千戶亦早卒次闕闕出方長月魯那延爲御史大夫識之引以從爲御史臺通事國王有從孫曰拾得居京師家甚貧而有正碧方玉周尺有六寸高二寸餘背細盤螭面刻篆文弗識

也亦莫知所從來蜀通事買之通事擬非人間物持以示御史中丞崔公或知其爲古璽也監察御史魯人王完武子善大小篆識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蓋以爲卞和之玉而奏所刻云時

世祖皇帝賓天而

成宗皇帝自朔方軍入續大統未至也迺引通事以寶上之

皇太后新天子將至而寶璽自元勛大家出吉徵也於是朝廷始念國王之孫貧而按札兒父子生

死百戰以死而子孫未命官也

太后賜拾得中統鈔二千五百貫而賜通事金織之
縑二諭之曰 天子至則以是奏之

成宗皇帝既即位阿撒合里以其事聞公乃自通事
拜承直郎陝西漢中道僉事還 朝除同知永州路
總管府事未行留拜監察御史公以功家子孫久從
大夫熟臺憲之事出入議論深得大體非外廷之臣
所能及也除河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僉事陞奉議
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副使陞朝列大夫山東

道國朝高宗甲子

東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又遷朝散大夫江北淮東道
肅政廉訪副使中書奏為江浙行省左右司節中就
任改除武岡路達魯花赤未任拜朝請大夫嶺北湖
南道肅政廉訪使方是時四海既定中外之治較若
畫一吏守常職民保常業使者之出以鎮靜為上違
法者解是以公在諮議之任遠者六七年近者四三
年畏而弗苛謹而毋犯不以赫赫而為明子子而為
察故其及人者隱然被其福而莫知也召拜太中大
夫中書禮部尚書遂致其事公生前辛亥至後至元

二年丙子壽九十六而卒夫人蒙古察罕塔塔兒生子無帖木兒女曰買買而靜哥氏生子曰先帖木兒乞答兒氏生女曰忽都倫阿里麻馬氏生子曰家驢生曰脫脫燕帖不兒以的長子用尚書之蔭入官除承務郎與瑞院都事猶以進寶之舊得除此官也尋拜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嘗與其同官趙知彰論家世之事趙御史中朝文人爲之紀載有史法焉除承直郎天臨路總管府判官時廣西徭人寇近邊湖廣行省右丞完者率師往討知其勇而多謀檄

與俱行奏功除奉議大夫同知南寧路總管府事

命下而公以前官卒於軍矣生於前至元丁丑卒於後至元丁丑得年六十一夫人女直氏生子曰觀音奴曰道道女曰我魯昌克者台曰九九觀音奴復以長嫡爲憲府通事除廣東宣慰元帥府架閣庫照磨嗚呼 國家得中原幸於今百三十年已而尚書家高曾以來五六世克保其先澤以奉承休明其官多在臺憲清節而篤行忠厚而耆艾循循始終無矯暴無委靡是有大臣古人之餘風焉 國家故舊不遺

則其世家子孫必有顯者未可量也敢述而銘之曰
於皇 聖朝

聖祖神宗善任群材桓桓武功家有其傳史有其紀
俯仰百年可以觀世卷維龍朔王氣之興如熊如羆
霧滃雲蒸相維國王羽翼旄鉞誰能折之先鋒之傑
策其名馬矯然猶龍颯擊電馳萬夫景從大原平陽
我鎮我禦河中中條我救頽沮三鳳之山三聖在靈
天日所臨有合無分皇天震怒夜大雨雪率旅若林
金楮用絕徧師浚都在 彼瞻而驚倒戈背趨

天子錫功弓矢有飾封以園田其戶七百車服之庸
賢子干征有討濟壇忿死成名

世祖之治修文偃武功臣之家肅肅安處其孫孔賢
大夫識之出入中臺喉舌是司故家之藏有玉維璽
衆人弗識以獻

太母太母曰嘻聖孫北來

天子之祥汝其獻之受命諮諏分陝是使震幽發微
歸拜御史歷官孔多七持憲輅豈不授民從容茲超
長沙再至其澤深遠終焉允臧歲暮年晚瑞節之典

亦由故家冠豸於朝肅儀不譁佐郡於南尚書舊履
蠹僚寇邊方伯麥理鼓其餘勇以佐厥師奏功未還
黯然愁遺四世令名偉著孫子收輯放佚以托永久
神氣強明復于歸藏南北東西維其厚良克篤忠貞
必復其始銘而著之待以千歲

何氏先坐碑

吳蜀著於漢盛於隋唐宋遷江南猶倚重上流北控
關陝及其季年悖暴間作我國家將取宋大軍出
西南蜀當其衝民庶幾無孑遺

世祖皇帝建元立極神武不殺仁澤深厚至於至元
休養生息長子老孫而蜀之生氣完復矣延祐中集
奉詔西祠岳瀆得至於故鄉訪問遺老以先世之
事故家大族土著之民不待一二於千百至於今又
三十年幼壯之生富完安樂豈復追念於往昔哉始
予識三池何震於上都其還也予已去國僑耕江上
後十三年震以承直郎除廣東肅政廉訪司知事道
出江頂寓書以相求既而使來告曰家世在簡州陽
安縣之陽武鄉曾大父以上世變之後無所徵考今

先塋則我大父大母先考先妣之所藏也將立石而表之敢以銘辭爲請震之言曰震早歲逮事祖母王夫人竊識其言大父諱道明早未有子嘗切憂之身逢亂離不忍遺骸無所收掩每以冬月觀諸原野得無主之骨斂而葬之歲終命淳園氏以其法召聚僉識以薦拔其幽滯身製齊疏之服爲之喪主歲以爲常天兵至逃難雲頂山雖在流離益虔不懈雲頂時大將住兵是以衆往依之旣而卒不相保轉徙叙南歲乙丑先君生焉則至元二年也越九月而祖父歿

柳林元帥軍臨馬湖江王夫人抱先君隨衆降之北徙以祖父遺骨俱至漢之德陽而止焉子幼不能還托人以其櫬歸葬陽安王夫人之教先君也命之曰祖傳蓋有先世之思課之入學甚嚴深有所望也先君稍長卓然自立無所因托延祐元年甲寅王夫人年九十有一矣三日召子孫丁寧教戒而後歿以祖父之喪無所識歲久不可知其處七年庚申乃大爲佛事以報罔極刻木以象大父爲之衣衾棺槨與王夫人合葬于縣之東山蓋不勝哀慕而爲此變禮也

先君性鯁直鄉里有患難赴救如恐不及亂後多遭疫癘親戚懼之者人不敢過其門先君親視湯藥飲食安而後已畧無所染也嘗得遺物道中必求其棄而歸之閭里中少年有遊惰者每聽其教誡而改尚義好朋友所謂險阻艱難備嘗者也好事佛不忍傷物命見殺者不忍食其肉常焚香誦佛書以自修焉施田希夷觀及修嶽祠皆所不吝也娶李氏實生震與弟泉隆以王夫人之命教震等尤篤震以儒生推擇爲潼川廣元史擢雲南憲史歷西行臺中臺察院

史秩滿授徵事郎雲南肅政廉訪司知事用七品恩先君拜徵事郎成都路德陽縣尹之命而先夫人亦封宜人則元統二年甲戌也明年至元乙亥二月宜人歿年七十二又後六年庚辰九月先人召親戚鄉里爲別三日而歿來弔者皆哭失聲至正元年閏五月與夫人合葬先塋之次震有二子曰某某孫男幾人泉隆歿有二子曰某某云震今自雲南憲司知事增秩以知事佐廣東憲幕鎮靜嚴密廣俗豐侈身厲以儉約尤好文學慎名節今朝廷待蜀人與中州

無異近時敷歷清吏者其衆何氏之門艱難積累之
久始發於震其福澤未艾乎執筆感慨有不能喻之
於懷者矣昔我曾大父故宋嘉定中嘗守簡未三日
利秉潰卒由果閬遂寧將犯郡簡人顯謨閣直學士
厚溪劉公光祖修備禦請部使者范君仲武調黎雅
牌丁爲援遂敗賊而蜀安簡人爲三公立祠今遺迹
應無在者人亦豈復知之見簡人子孫不忍不因而
及之也乃爲之銘曰

悠悠故鄉魂魄來歸述難方休子孫具依君子作善

不爲世變降祥之報再世而見賢孫有聞持憲之文
推恩其親燁然封君命服以祭神氣來享沒音於丘
百里之長源深流長發端自茲彌吉彌昌前人之思

李氏先塋碑

睢陽李氏本大興府昌平縣人占籍曹南則自故金
沁南節度使諱侃始 國家大兵入中原金人不能
支自燕遷汴又遷蔡而三當是時中州之人殘傷驅
迫南奔北徙殆無生全郡縣蕭條土著鮮矣隨寓體
養以有子孫馴至貴富恬樂新土顧懷舊鄉而思有

述以待於方來情之厚者也且金之亡於蔡也大兵
破城師猶巷戰其主死之是天亡之非戰士之罪也
若節度之所爲猶足有所觀感矣節度始以勇力聞
於鄉擊刺騎射精熟絕人起從戎行軍有號硬軍者
署爲將領久之升都統數有功受南軍節度使關河
阻脩風塵道絕留滯禁衛而莫能去也歲甲午主亡
國滅旣無所歸彷徨兵墟殆越十載因隸於范陽張
公麾下歲庚子從范陽歸燕始至昌平謁先塋於長
樂之里泣血封樹而還歲壬子 國家始定郡縣名

籍然後築室睢陽以居其夫人秦氏安州望族也子
曰遜生壬辰離亂中弱冠試中署爲歸德左監軍則
歸德始定之歲也皇元建元中統節度卒於家葬諸
平臺鄉十里泊之南定爲歸德之人矣是歲監軍改
永州倅又調亳州判官時 國家大兵屯鎮陽攻襄
陽以取宋軍務煩急供翰書夜不絕判官以治辦聞
又遷新野縣尹又遷襄邑尹又遷徐州同知旣得淮
爲眞州同知得江南授衡州判官至元二十九年授
奉訓大夫知均州事大德辛丑改奉議大夫知和州

卒於官年七十二奉議歷官數十年常在軍中及天下大定從容列城之守而老且沒矣此其餘功遺澤有以昌其世裔也哉奉議之夫人移刺氏之貴族也生子曰深曰沈女五人年八十五而卒張氏生子曰渾深娶龔氏二子曰權曰衡女一人衡以祖蔭令爲漢陽移使曰沈以子貴封徵仕郎濮州觀縣尹少年九十歲娶游氏封宜人今年八十有八生四子曰克溫曰克恭曰克讓曰克勤女二人克溫由內臺察院史歷嶺南廣西嶺北湖南江西湖東三道肅政廉訪

司知事今官承事郎子曰完女一人完之子謙善克恭承事郎城父縣尹一子曰某克讓弘州碼碯局堤控一子曰某女二人克勤歸德史一子曰某渾娶張氏二子曰某某女一人克溫之在江西也以予嘗忝國史而寓亦在部內故使來請銘焉予悲夫中州百數十年前文武之士離亂喪亡非有子孫或賢或貴幾無以少見於後世且天下之平久矣老子長孫養生送死忘其所自多矣克溫之請能無書乎克溫歷仕風紀之司凜然自守二親高年享廉介之養充於

世德以待於後之人詎可量哉銘曰

全燕之墟其氣勁強起職干戈禦衛厥邦金源弗競
遂托於蔡餘勇可賈非士之罪彷徨十年乃審其歸
首丘荆榛久不克違淮水之陽民始休息分田受廬
以末朝夕詔公新民示能於群長子衰然遂監其軍
中州既一畢力南伐江漢之戍暮調晨發毫徐新野
襄邑之郊我撫我營不敢告勞江淮甫定歷仕兩郡
東城以居則已告病有子有孫奉以歸睢松栢桓桓
深根茂枝乃有孫子執簡風紀官於東南恩惠俱美
觀城封君壽愷今儀四世一門官聯耀輝列宦郡邑
亦又多只以衍以興未見其已我懷睢流昔多戰爭
安居久長逢時之亨善爾封植充爾令德後有顯者
視此貞刻

楊氏番禺坐城碑

宋之亡也君臣走海島以死我外祖眉山楊公諱文
冲以工部侍郎給事中集英殿脩撰在行而卒焉有
從弟鄉貢進士庚應舉同郡史氏生子曰豫立字平
卿行進五初名益辰以試有司不利改曄改泰立改

今名以春秋五舉登開慶元年己未周震炎榜進士
第調迪功郎監惠州泊頭場修職郎英德府學教授
承直郎封州軍事推官以卒咸淳戊辰五月十二日
也娶樊氏生子三人悅老又曰鑾貢老琛老侍郎公
母弟故吏部郎官知嚴州諱潮南有子羨翁卒立琛
老為孫其居廣東者某老更名世隆字德夫也侍郎
葬潭州吏部葬湖州而推官即葬某處矣德夫內附
後耕于海濱不能北還至元二十五年以盜獲功江
西行省署廣州路香山縣寨巡檢遷肇慶高要縣瞿

唐寨巡檢秩滿吏部奏調廣海官中書省以救命之
而德夫不及待也延祐三年正月三日卒葬番禺縣
海洋里鍾村甘蕉坑之原先塋之次得年四十五歲
二子長曰某有二子一女次曰顯祖居廣州婦陳生
子善僧壽壽女一人始集承之館閣時德夫嘗從使
者寓書京師求述先世之事而歲月不甚可考及歸
老僑居江西予兒安民試邑東莞佐郡惠州顯祖數
因來請曰公念先雍郡夫人家子孫尚有以慰先君
萬里親戚墳墓于地下而侍郎之孫思祖亦老矣與

予居連屋而習達業也故得參考先後而備書之以
遺顯刻諸墓道使他日子孫尚有徵焉按華陰楊氏
譜皆以漢四世三公爲宗其後有四院之分在蜀之
譜曰唐國子祭酒膳弟曰眉州士曹勝士曹眉州之
別祖也八傳至宋正奉大夫諱庭傑知巴州生知雅
州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和國公仁生中散大夫知彭
州緯生朝請大夫四川總領師復生導江縣丞補之
庚應之父也而我先外祖則自正奉公之次子達州
軍事推官仍生正議大夫四川都大茶馬經生承事

郎師寬生中大夫巽之侍郎中大夫之子是爲庚應
爲四從兄弟云銘曰

岷峨絕天萬山之宗轉而西南海門納容我思外家
萬里至止喪亂旣平遠有孫子太史載筆著微顯幽
刻銘在焉鬱乎林丘

桐鄉阡碑

故贈某官封馬公某以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惠政後
官閩中以皇慶二年卒囑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死
必葬諸其子祖常奉喪北歸至於光薨焉表之曰桐

鄉阡云集與祖常嘗在太史故屬集識之按公家世歷官行事月日已具神道碑此獨著其系光者以示光之人焉初金人侵宋江南宋踰淮設關塞列保障而金之窺光者自陳州出宛丘新息坦途千里無天險可恃故光之不得寧居者垂二百年每兵至郡豪輒率其衆走保金剛山須事定然後敢出是以國家既盡有宋地且八年始知出降而光得以成州然畊者不足周其土來占田籍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君子固亦盡然重有感於斯已夫方是時公以有爲之

才撫新集之衆甫及三年而自信夫千古之託豈偶然哉惜乎舉指之微有不獲盡知者矣獨聞在郡時有請歲稅光若干畝出粟十萬者公力持之卒不征光人掇茶山中以爲飲運司行茶法江南歲有吏索光人脇重賄山谷之民尤病公卒懲之使不敢復至乃立學官而躬教之謂司馬公寔生是邦象而奉祠示之德行規以革其頑鄙若此者光人之所以思公而公亦以自信者與昔人之所謂桐鄉者良由是噫計公之去光而歸葬至于今久矣昔爲公民者少者

壯而壯者老矣父兄長者亦有以詔其昆弟子孫已乎今天下日已治平光爲內地取賦有恒制民生無與乎外事地力完而生物敏費用給足然道非賓旅所通出無車馬貨財之交無所耗乎華靡民之易治益愈於昔 國家法令脩明擇吏謹審代公而治者其蹟可數也鬱乎茲阡豈直係光人之思哉理吾光者可以有所覽觀矣馬氏本西北貴族由兵馬死事號曰馬氏而光之有馬氏自公始祖常進士高第爲代聞人諸弟君子相繼以文學入官來者未可量也故特著之以俟夫考世徵德者是亦光人之志也

河東李氏先塋碑

河東李氏先塋在絳州城北之月城寨今朝散大夫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副使思敬始營兆域以改葬其大父絳州府君諱安生妣張氏爲第一世父贈中順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上騎都尉追封隴西郡伯諱英妣隴西郡君張氏在二世之兆李唐時史臣推其世系以爲出於皐陶因理官以理爲氏自柱下史李耳始以理爲李唐之子孫支庶貴富宗族徧天

下而又有功臣蕃國之賜姓者其流裔不可盡政也
今河東李氏數以世變亡其譜世次不可知然猶可
推見其爲大族者蓋其族本平陽臨汾縣人其先墓
在大蘇里之東大尖山之麓有大塚百數東南一塚
最高大者始葬之祖也相傳以爲塋壙旣滿後死者
不能容別卜地於西南二十里曰南梁里東北一大
塚以爲此塋之最尊者焉柩葬之墓亦莫可別矣高
大父已上皆軼其名所可知者有二子長曰恩思敬
之曾大父也居平陽子城中 國朝天兵至垣屋盡

燬今遺跡尚在人猶以爲李氏故宅云大兵之後曠
土而寡民人得占田以爲業諱恩君所耕獨廣如絳
之龍泉蘇村孫合漆器解之聞喜關張浮山岳陽凡
十一處毀葬南梁北次其第亦占南梁東十里曰小
梁里後有析居夏臺北普趙村別爲族矣今大蘇南
梁小梁各有子孫在而小梁之族爲近歲時往來而
子孫衆多其長幼之分非問不知也思敬之言曰思
敬生一年而孤大父以來猶得知其彷彿者先母之
教也先母嘗言大父以先業在絳與聞喜者惟多是

以至元七年占籍聞喜而居於絳之正平縣宣化坊
言大父磊落慷慨喜讀孟子及老子書崇儉約尚氣
節 朝廷初命扎刺兒監平陽大父客焉延坐與論
事不爲少折甚見聽從以此初政稍見稱未幾有譖
之者大父去之潛居絳城益治產業絳百壁關蘇陽
阪道險霖雨泥淖多傷人及牛馬君以私財募人治
之龕土道傍爲室窮處以督役間歲而後成行道之
人至今頌之扎刺兒乃使致禮幣招以千祿則謂其
使曰吾欲仕則父仕矣豈待招乎卒不往治家雖微

物不暴殄至於濟貧乏拯患難有所與於人雖多弗
吝也喜飲酒未嘗見其亂性好潔行道見穢惡隨使
人屏而掩之一子先君太常公也二女長適史某次
適張某年七十五省張氏女得微疾問夜幾何女曰
雞鳴矣起啜羹乃更席正衣冠而歿猶柩南梁之墓
太常公性剛直衣冠偉然善談論輕財重義鄉邦稱
之河東宣慰使署爲稷山稅務大使又爲絳州稅務
提領比歲課不登上官貴之急公賣田盡納已所闕
者而同列囚繫無以償公使人謂曰宜少安吾費

田以抹汝衆疑數甚夥未必能也既而果賣其浮山
岳陽之田以代償之衆得釋皆扣頭流血拜床下曰
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公也是非常人所能犬馬不足
以爲報公適河中遶瀉逆旅而卒得年四十五至元
戊子六月十二日也後二年始克歸殯關張里隴西
君張氏同郡人年十七而歸于李生男一人思敬也
女四人而公卒之時年三十爾公在時郡人閻仲通
假息錢於監郡答魯解嘗求公爲之保認後閻無以
償監郡以郡檄責償公家夫人盡賣田以償而仲通

無左驗者併以責之人爲之不堪而李氏之業盡矣
存者惟聞喜關張二三頃焉夫人哭謂思敬曰願子
有成立田何足計乎舅氏哀之使居蘇陽就關張以
自給膏沐帷帳悉以與人歲久其嫂氏偶戲勸以改
適閉戶大慟自縊嫂更謝曰戲言爾夫人終不與言
織絰紡績以爲業而親戚吉凶問遺行禮不廢而未
嘗出戶限遣子從里人周恕之學以手織二布爲束
脩之奉周妻少之恕之正色曰寡婦孤兒之布吾尚
不忍受奈何薄之邪子每少出必號慟以送之姊氏

強解之曰母淚沾子衣不祥猶爲之飲泣年十二三
學于絳城賈茂之去家三十餘里節序來往送之哀
慟行路親戚諸老人諭止之不可則曰非可以安其
學也爲而子卒業不敢數歸以傷其心學成遣之游
學京師會延祐丙辰關中兵起間道亟歸省母而
朝廷用絳守言自禮部符有司以貞節表其門朝之
名公卿大夫爲之賦詩前後百數十篇傳于世而監
察御史以孝廉舉思敬爲河東憲府史御母就養聞
者感焉秩滿遷河南時帖木哥蔡公文淵爲之使因

其行特設盛饌以饒之思敬謝不敢當二公曰以奉
而母而母賢母也於是風化之勸焉勿辭泰定丁
卯夫人歿於汴明年兵興殯諸法雲寺地至順庚午
歸絳以南梁遠在百二十里始治月城之坐奉遷大
父母之柩以爲別祖遷公柩於關張奉夫人於汴而
合葬焉至正五年思敬自廣西以書告于前太史虞
集曰思敬之上世數以世變不得聞又以寡怙蚤孤
不迨事先大父父賴先母勤苦艱難教育而至於斯
蓋有終身無涯之痛焉思敬亦念之而無以自容者

也既長鄉長老謂思敬言子之先大父隱居時南梁
佛寺塑佛像大父弗以爲善也乃謂僧曰吾爲爾作
羅漢象象成人以爲神又爲金剛家於其門近地或
持重幣以求者曰吾不以藝成名卻之及大德七年
地動仆金剛之一至于今無能補之者思敬歸鄉里
必一至焉以爲先大父手澤無復可見者惟此在爾
不敢以微事忽之徘徊顧瞻如親見先大父然初爲
憲史先母嘗戒之曰憲府人所畏懼慎勿以喜怒爲
威福理有可恕則恕之思敬奉教不敢違其後貢刑

部歷宗正府中書西曹掾除工部主事中書檢校官
拜監察御史今居是職前後任詳刑者十七八九獄
事疑者輕之曲者直之不敢以喜怒出入人罪亦不
敢屈法伸恩皆先妣之教也在中書工部秩六品得
贈父曰承務郎中書戶部員外郎母封恭人今秩四
品則父母得加賜今封先塋之遷於法得立石以表
著先世之德幸爲之文辭以塞思敬之深哀以見先
母之遺教焉嗚呼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思敬誦其
母之言至不忍聞也其明慎於刑豈獨其門之忠厚

乎亦我 國家忠厚之澤 逮李氏之後其可徵者庸
有涯乎思敬之子三人長曰選國子生有文學生子
二人俟天曆用兵出不知所存侍儀舍人女一適
絳城崔仲德其銘曰

李氏之先臨汾大家徙無出鄉林場嵯峨天兵下臨
百年干戈室廬蕭條抔土亦訛肆我先祖強力自保
壠無東西艾彼茂草耕獲畝畝以覲天造攜婦抱孫
為絳之老皇有太原俾侯為監咨詢豪雄治政是參
始從而賢中違而貪及悔而招終不與談壽考歸寧

太常是嗣輕財尚義名抗當世天不假年中道而逝
惟隴西君中節自誓博博弱息罹此百憂風雨毀巢
稼荒于丘手劬績躬泣血川流俟子之成歲星幾周
我我華表著其貞節子興孝廉執事就列丁寧誨言
如救飢渴勿以喜怒妄與殺活子亦允從王事故恭
孰剛而摧孰柔而容明慎用刑以言以庸歸視其家
惟吉之逢乃作新塋絳城之北再世來遷爰有松栢
有爵有位為君為伯墓則有封石則有刻移孝於忠
子孫方興復其崇高于焉來徽土厚水深為岡為陵

迴瞻故鄉冀翼承承

任氏先塋碑

任氏之先世爲西京人中統初始徙於汴方

世祖皇帝建元立極脩制度立官府以安元元而中
州之人始出湯火而就生息諱德麟府君遂因而家
焉兄弟子孫皆爲汴人後沒而葬諸汴城之西則某
縣某鄉某里其後合族之葬附焉而德麟君爲始祖
矣君五子珪爲長其弟曰玉曰玠曰璋曰某君之弟
某亦五子珪三子瑛勅受淮安路恩福鎮總檢次亨

次傑河南驛長五珍各二子以次同域與此亨之子
處一自汝寧歸德兩府史遷河南淮東憲史百戶部
推掾詹事院升中書東曹除吏部主事而考君推恩
爲承德郎汴梁路總管府判官母追封恭人遷樞密
都事監察御史官五品官得贈其考君爲奉直大夫
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開封
縣男母曰開封縣君及除戶部員外郎中書左右司
都事官四品又贈考君爲朝列大夫秘書少監騎都
尉樂安郡伯母曰樂安郡君處一又除杭州路總管

江西廉訪副使爲江西都運使秩三品封二代始贈
大父珪爲亞中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輕車都尉樂
安郡侯祖妣武氏追封樂安郡夫人考君加贈嘉議
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樂安郡侯母曰樂安郡
夫人至正五年六月處一自九江以書來告曰處一
自郡府積年勞爲丞相掾歷郎官御史太守部使者
厚祿顯職無一日之間豈處一之能哉皆先世祖父
積累之所致也荷 國厚恩服金紫之貴以賁其隧
封不有以表章之則何以祗承 國家之盛典而奉

揚先世之潛德者乎謹具石墓道敢以太史同朝之
好爲之文辭以刻焉徵遺事於其家得其鄉人國子
司業致仕朱融所述則封郡伯時之所作也位愈高
而禮愈重又孝子之心也蓋處一之言曰處一未生
一年大父卒無以知大父時事然喪亂以來隨寓於
他鄉而遂以老子長孫焉非其撫於親戚者厚交於
州里者信敏於生而不專於利後其身而不求加於
人則何以致此哉

世祖皇帝時安南國之君旣服而不朝 上遣使讓

之大父在行其選也遠人頓首受命不煩干戈未嘗以爲言祿亦不及也乃退而治生理於其鄉朝廷初行楮幣名之曰鈔凡鈔一貫權以白金一兩而出納焉利與法俱重鈔法新行已有僞者輒燬之曰無以誤他人也其盛德此又嘗從鄉人之父老問先世遺事則曰汝大父剛正人也多善行鄉里之人或以小忿不相平爭曲直於老人之前則爲之挫其銳而解其紛皆感其言釋然不失鄉里之義無終訟於庭者至于今將百年猶有能道之而考君享保先業以

道園續集四十五

三十四

居養德弗耀六十有四而終則至治三年癸亥之歲十一月也宋司業之述曰處一在吏部時求仕者冒法叙資自始事覺得罪者衆則爲之嚴防禁而僞妄立辨無復敢犯爲御史時山東鹽司受賄事覺按之得贓倍元數然辨其欺陷真有贓者與誣告者各正其罪江浙省臣有江賄致官者事覺往按之推誠寬譬以導之皆甘心受服罪而誣人者亦無所逃罪矣在戶部時黃花嶺屯卒不便於漕乃出巡燕南五閱月行郡邑八十餘往復萬餘里督有司按民籍丁產

之實得歷漕之戶一千七十有奇吏民皆便由是觀
之其服勤王事以不辱其親者可謂夙夜匪懈矣
然抗東南大郡江憲猶嚴茗司國賦之重者也皆未
及書噫汴之爲郡自唐末五代宋爲都會古昔丘墟
相望任氏之族葬由處一致天子之榮命其可無
以表之乎其銘曰

浚儀樂邦于今百年鬱鬱城西有任之阡始遷之祖
合族來祔體魄所安兆域攸叔冲和來鍾有位於朝
有伯有侯命服孔昭廉車漕節三加彌尊歸榮其先

天子之恩培其本原達於後裔衣冠相傳可以永世
河內李氏新塋碑銘

太行之陽有李氏新塋在懷慶路河內縣某里今中
順大夫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守仁所營以改葬
其大父母父母之處也於是守仁以三品之貴得封
二代大父諱承祖字繼先始贈亞中大夫懷慶路總
管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大母王氏汪氏並封隴
西郡夫人父諱德字得甫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
上輕車都尉追封隴西郡侯母里氏封隴西郡夫人

而守仁自至大元年歷山東河南燕南三憲史入佐御史秩滿除大都路照磨六部爭辟職官史從兵部陞御史臺掾都省召掌知除以親老辭除漢中憲知事又辭父母曰及吾健盡職事可也強使行至又以親老辭明年丁尚書公憂起爲蜀憲經歷俄丁母憂服闋改燕南旋拜西臺御史未幾特陞都事至順庚午僉湖南憲元統改元召拜內御史明年除中書右司都事仍改至元之歲除兵部郎中明年副憲浙西中書奏仍留兵部又明年除御史臺都事出拜山南

副憲移浙西又移淮西遂拜江右憲使以致恩封也乃感激上恩而歎曰昔大父之葬也去城近水土薄車馬所及其如後世何卜地之良得今塋焉江西提學范匯述其先世隱德將請銘而刻石焉匯曰潛德者隱而弗彰之謂也且以子孫之行事而著之按李之爲氏前代多矣非譜牒莫徵今河內之李先世族居洛陽鐵器市金右族也鍾鳴鼎食傳世已久懷慶公以泰和乙丑之歲生國家取中州金亂洛陽不可居公旣長偉然丈夫也挺身至覃懷久之兵寔

還洛則宅舍宗族舉無子遺惟姑子一人在名田已入於勢家還復覃懷大兵之餘野絕耕稼沃衍無畔隨方力田遂有家室勤儉之積羨補困之聞族人有二孤子在上黨求之以歸而李氏遂定籍於河內汪夫人相成於患難之中警戒於康裕之日公曰吾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自我高曾世宅土中未嘗爲一不善事世變已極而吾身尚存豈非善慶之餘乎夫人曰積善自我祖宗錫慶自天發之者則子孫之責也亂後衣冠蕭條不可泯者斯文而已子孫發身舍

此何由哉所以身理家務而以學問功業望其子孫矣公年九十以前至元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卒夫人後公一年卒一子尚書公也資稟忠厚善事父母親凡有言服膺力行惟恐不至推讓鄉里悠然成風而無德色則里夫人有以成之也郡有王子有先主教人以經學延諸家塾使其子受業而成材則守仁其人也公以至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卒得年七十有三夫人以泰定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卒今新塋懷慶公爲別祖居宅兆之始而尚書爲第二世矣塋

之成某年月日。懷慶公思先世之遠無所著見其
望於子孫者豈直富貴之謂哉亦欲見諸行事而已
矣書守仁之行事亦其祖父之志也乎我國家自
世祖以來制度法令較若畫一士大夫奉行以致治
平將百年矣或者變生於不虞則有可言者矣天曆
初西諸侯疑貳舉兵內搆置征西樞密行院以禦之
野先捏在行時息私狂悖淫縱執守令殺人贖貨西
師退猶不止燕南憲臣皆去惟守仁在從懷府上言
正其罪自泰定來陝西荐饑人相食郡縣官守盡廢

朝廷命吏往往不肯行守仁以西御史出巡西極鞏
昌寧夏之境所至勞問勸補又以其餘給明年耕種
之備凡可以活其民者隨時制宜章疏不絕於道
朝廷感其勞除西臺都事使得用其人天亦悔禍雨
暘以時西人始有更生之望焉元統初廣西徭蠻叛
湖廣省臣督諸郡將會捕而萬戶劉榮以其兵至春
陵縱淫樂逗留不進至喪其偏裨數人劾罷之且言
平徭之策守令宜兼防捕之職用土人知嚮導者署
官效用其出民義在前宜給鹽糧如正軍使去

自新不爲不測之害行部邠永間道險牽馬步進不以人肩輿民至今頌之伯顏大師爲相出言莫敢違上方園豕夜逸食民稼民不識誤繫至死明日持以自首丞相命法吏盡沒其家皆右司從駕者惟守仁一人乃持不可人人爲之懼不恤也御史臺選人不當公論守仁以都事又持不可或曰太師意也曰故事將臣無預臺選者卒去其甚不可者十數人在山南時汴人范孟詐稱使者乘傳入行省矯敕省臣與兵收驛傳守仁方憲汴省檄至言水陸驛惟行省

兵事得行餘不得行守仁曰必逆謀也耳目受制則腹心血脉不通不受令已而果敗浙西之俗多鬻鬻女婦瀆亂倫理痛懲之又甲其厲禁至爲文教之其在江右興學校以正風俗務爲平實以靖其民 朝廷遣奉使問俗江右無一事可言則其治效也歷任薦士若干人罷賊吏數百人平反冤獄二十餘人請復經筵以格君教農桑以敦本立限田以制兼并原教養以弭盜賊廣守令之舉以責成政事嚴移推之弊以杜舞法凡此之類既見諸行事又申言以傳之有

著明錄若干卷凡若干條皆潛德之發揮者也守仁之子本內臺察院書吏朴浙東元帥府照磨孫士潛士潛皆國子生士渙士淵俱習儒業潛尤謹慎知學問銘曰

在昔治平洛爲土中君子攸居觀其汗隆忽焉困窮孰罹其逢華屋丘墟倉皇靡從昂昂偉人杖策而北弗克顧家羈旅奚擇風塵飄揚躬稼以息大行亘天其土可食惟時小康歸求故鄉巷無居人況彼鹿場回觀覃懷彷徨徜徉有黍有稷有麻有桑長遂廣畝

秋有任載一身獨來百堵斯在寤懷先人千載一慨土則可遷積善無敗越陌度阡至于再傳悃悃無華混混其源太母曰嘻旣完旣安何以發之詩書衣冠晝爾于田夜習其業乃生令子受學有截優而出仕憲度業業玉節七遷方部震疊歸視其庭有梅成陰先祠在焉愛慕以欽赫然命服紫衣橫金異室同堂丞嘗鑿歆神明往來體魄斯託豈不密邇道路城郭有义高平温厚敦博龜從茲從誣吉爰作有環者谷自我宗家相其甘肥歲月易賒載新阡坐山陽孔嘉

載麟貞珉永言歎嗟九爾孫曾尚克世德流泉陰陽
美陰松柏來瞻來崇封君攸食鬼神禁呵垂示無斁

雍虞先生道園類稿卷之四十五

